

八步半的思忆

冠西



冠西

八步半的思忆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严麟书

装帧设计 池长尧

八步半的思忆

冠 西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6 字数239,000 印数00,001—14,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90

定 价：1.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继《记者日记》出版后的又一本散文集，共六十五篇，是从作者四十余年（1940——1983年）间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分四辑：第一辑是战争年代写的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活，热情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第二辑是近几年来写的文艺散文，有记叙文、抒情文、游记、序跋、书简，不论写人记事，写景抒怀，都饱含着作者真挚的感情，寄托着对祖国社会主义“四化”事业的热情歌颂以及对其远景的热烈向往；第三辑为儿童文学作品，在娓娓动听的故事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第四辑是文艺评论性文字，针对当前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放矢，说理透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九四八年时的作者

自序

我在战争年代写的一些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在战争结束以后，有的被选入人民文艺丛书《没有弦的炸弹》，有的被选入复旦大学新闻系选编的《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有的被选入滨海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滨海八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选》和《广西日报》编辑部出版的《通讯特写选》，今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解放区文学作品选》也收进了有的作品。

对此，我往往有一种惭愧的心情。因为，这些在二十岁上下时写的东西，实在是有些稚气而且粗率。（当然，现在我仍然写不好，还在继续学习和锻炼中。）我想，人们选编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从内容着眼的。大约认为，文字虽然不怎么样，内容却还反映了当年的一些实际生活情况。

五十年代中期，上海文艺出版社曾要我把战争年代的旧作搜集一下，出版一个单行本。我应承了下来。以后，就托山东《大众日报》的一些老战友，帮我找文章。他们可真是热心，又是查找，又是抄写，给我寄来了一包，还在信里非常遗憾而且抱歉地说：因为战争年代的报刊，有的有合订本，

还有影印本，但有的却很难找了。而且，有些文稿在发表时没有署名，更是无从查找了。

收到这包文稿以后，我非常激动。一方面，十分感激战友们的深情厚谊，为了这些东西，他们该是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从昔日的这些文稿上，我仿佛又看到了许多熟悉而亲切的面容，听到了沂蒙、滨海这些老抗日根据地反“扫荡”中枪炮、地雷的轰鸣声，大生产运动中的纺车嗡嗡声，向春田送粪运土的独轮小车的吱呦声，识字班上课时的琅琅读书声。……它唤起了我许多温暖的回忆和热烈的情感。但当我着手选编这些旧稿时，我又犹豫了起来。看着一篇篇写得那么匆忙、粗率的东西，我怀疑起它结集重印的价值。于是，就把它重新包好，收进了书橱最下层的一个长抽屉里。

它在这抽屉里，一放就是十年。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几次“大抄家”时，它才被人如获至宝似地连同日记、笔记、书信、书籍、照片等等，当作“材料”一起给抄走了。前几年，好心的同志帮我找回了一部分东西，其中就包括这些文稿。去年，当我整理发表《记者日记》时，我又顺便翻阅了这些旧作。不知怎的，我的感受和二十几年前把它收进抽屉时有些不同了。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珍视起那些逝去的岁月了；也许是在十年内乱中，在那黑屋子里的“八步半旅程”上反刍过这些生活经历；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我有些“敝帚自珍”似地珍爱起这些东西来了。不是珍爱这些东西写得如何，而是珍爱它所写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岁月中的景物、气氛和

感情。加以近几年，山东老区时常来人来信，向我征集山东军民革命斗争方面的史料。于是，我想，这些文稿在新闻学和文学上固然谈不到有什么价值，但对于想了解一下当年生活情况的青年同志，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原始素材。而对于一些年长的同志来说，也可能会由此引起一些回忆和思索的共鸣。这样，我就以前人“不悔少作”的态度，从中选了若干篇，作为本书的第一辑，奉献给读者，并想借此订正一下过去选入有些本子的文章中的错漏。因为当年写好发稿时，有的文章是用手抄“摩尔斯”电码传递的，发报机又是靠手摇马达供电，电力很小，一遇杂波干扰，对方即无法准确抄收。例如，《南北岱崮保卫战》一文，延安《解放日报》刊登时，就因电码不清，错漏颇多。全国解放后的一些选本，却正是依据延安《解放日报》选用这篇文章的。

这本小书的第二辑，大部分是近几年写的一些散文。第三辑，选的是几篇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我为少年儿童写作的一种尝试。第四辑，是一些文艺评论性的文字。

在选编本书的第一辑时，《大众日报》的同志再一次给了我十分热情的帮助。他们把我在十年内乱中遗失了的一些旧作，从报纸合订本上，一篇篇地拍了照片给我寄来。在此，我再一次谢谢他们。

冠 西

一九八三年立夏日

目 录

自 序	I
第一辑	
“治安沟”与费东人民	3
“课堂仍然是我们的！”	8
满四崎顾问之死	11
“皇军”晚景	14
南北岱崮保卫战	17
乍至友和他的新战士	26
何万祥	28
沭河两岸杀敌记	41
沭河边缘区五十天	44
滨南民兵故事	51
马邦才的地雷	58
“你是俺亲儿”	59
侦察组长	64
伪“治安区”巡礼	68
被俘伪军官悔罪记	73

小民兵陈傻子	79
炮兵连长	84
赣榆某区新面貌	88
解放后的莒城	91
路镇区的爆炸战	93
马鞍山上的追悼	97
临沂四千拒降伪军的歼灭	101
“老红”——勃朗宁机关枪	105
活捉王耀武	110
让纺车更快地转动起来	114
一个村会的整理	118
上升中的桃花坪	124
——桃花坪通讯之一	
桃花坪的劳动英雄	128
——桃花坪通讯之二	
桃花坪要组织起来了	133
——桃花坪通讯之三	
桃花坪之冬	139
——桃花坪通讯之四	
烽火散忆	144
第二辑	
三十年前的一页生活纪录	149
“红皮书”	154
——给一位青年同志的信	

《西湖画册》序	163
《记者日记》自序	165
八步半的思忆	168
——《万里旅行》前言	
《记者日记》后记	173
崂山书简	176
大辛	197
明净的心	211
冬夜炉边话徂徕	213
——悼程鹏同志	
种瓜的启示	219
精神的解放	225
赣行记	234
登黄山记	246
林间晨兴	260
深巷	263
《深巷》发表以后	267
上班的路	270
第三辑	
家乡里的故事	275

树	278
书	280
“金子”	282
浮来山远足回忆	284
第四辑	
话剧《飞吧，鸽子！》序	291
《沈柔坚画展》题记	295
生气勃勃的园圃	297
青岛书市随感	300
朝气蓬勃 耳目一新	303
——对浙江省青年演员会演的祝贺	
见闻和感想	310
苏州观昆曲记	313
在舞台和银幕的后面	319
——推荐一份情况介绍	
替报告文学说几句话	322
繁荣写作学	325
——祝浙江省写作学会成立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328
——在浙江省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使命	343
后 记	355



第一輯

“治安沟”与费东人民

蜿蜒缠绕在费东山地以外的，是一条正在挖掘的“治安沟”。这条沟有六米宽、三米深，它从上冶一直延伸到青驼寺，约有八十里长。为了挖这条沟，将要毁坏成千上万亩良田，花费几十万个人工。这漫长的沟，就象一条凶狠的毒虫，正咬嚼着费东人民的生命。

从十月二十六日开始，费东敌占区的人民，在日寇“出全伙”的残暴命令下，一切稍有劳动力的人，全被驱出村庄挖沟。白埠乡西宋家庄姓韩的一个老头，病了四年，躺在家里，被监工的查着，痛打了一顿，天亮以后就断了气。薛庄区因为出伙太少，一天就被扣押了十四个庄长。因此，有的村庄，十几岁的姑娘，四五十岁的老大娘，都被迫出伙。

他们从天亮挖到天黑，有时敌人逼紧了还要打夜工。寒冷的深夜，西北风吹着，沟里的水半尺多深，伙子们还要站在里边挖。几乎没有一个伙子曾经逃过监工的棍子。只要监工高兴起来，棍子随便一抬，就落到伙子的身上。有时候，硬叫挨打的人跪下不动，若稍有反抗，就劈头盖脸地加倍毒打。有时还要“打遍棍”：不问情由，不分男女老少，一个

个打过去。有一次，一个监工从白埠往东，顺着沟打出七里路去才停手。

除了打以外，还采取了一切非人类的残暴手段，百般侮辱虐待民伕。上冶的一个翻译官，把毒蛇拴在棍子上往伕子身上乱抽，借以取乐。有一个伕子愤怒地跳起来反抗，被这翻译官一顿棍子几乎打死。又一次，敌寇于附近发现人粪两堆，竟以刀枪威迫，硬要四个民伕分吃肚中。又一次，日寇竟以挖沟民伕作为训练警犬的对象，一声暗号，警犬猛扑人身，用舌头舐着已被吓昏的人的脸。薛庄区一个十七岁的民伕，当场被警犬活活咬死。象这种不忍视听、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简直难以一一例举。

那些帮助日寇监工催伕的汉奸，更是乘机大肆敲诈勒索。抽烟非要“金砖牌”、“天坛牌”的不可。有一次，三个汉奸吃了一顿饭，就花了村里一百六十元伪币。他们动不动就把手中的棍子一摇，凶狠地说：“奶奶的！小百姓贱骨头。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吃家常饭！”一天，某汉奸把棍子一扬，问面前的老百姓：

“这是什么？”

对方答：“棍子。”

“嘿！棍子？！我说这是‘摇钱树’。紧摇，钱就紧来；慢摇，钱就慢来。”

有时，当沟快要挖到一块坟地旁边时，汉奸就叱呼着：“谁家的‘林地’呀？不来接接头可要挖坟啦！”坟地主人一来，汉奸就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板着面孔伸出手来：“四百块钱。少一个就挖！”如果答应了，沟才从旁边绕过去。

哪个庄被派的一段挖完了，在那个庄的监工有时还要说：“沟沿不齐”，“沟底不平”，“翻土太低”，或说“加宽二尺”等等，进行敲诈。一直等到庄里拿出几百元钞票塞在他们手里，他们才满足的走了。

一位姓张的人家，一共二十亩地。沟从当中一挖，只剩下三四尺宽的两条“扎腿带”。另一家的三十亩地，被沟从当中左弯右转地绕了三个弯，整块地变成了高低起伏的山岭沟涧。还有全家田地挖被挖净尽的。至于被挖百分之六十以上耕地的户数，更是难以计算。

这“治安沟”内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着的呢？

从高粱还长在地里，敌人、汉奸、杂牌（土匪、流氓、特务……）就不断来要“给养”。有时，一个庄一天就有十四部分的人送十四张条子来。村里的人数着地里因天旱而生长不良的高粱穗，悲愤地说：“这一穗是给鬼子吃的，这一穗是给汉奸吃的，这一穗是给（土匪）刘黑七吃的，这一穗是给……：一棵高粱不长二十个穗子，是没有咱老百姓吃的份了！”比“给养”更厉害的是“招待费”、“求帮费”、“子弹费”、“鞋袜费”……一起二十来种费。从八月份至今，不到四个月，“给养”“田赋”除外，只此种种“费”，每亩地（二百四十尺亩）就得负担一百元至一百二十元。部分的甚至负担到二百元至二百八十元。人民象被装进榨油机里，无限度的被榨取着脂膏。由于我军“明年打败日本”的抗日宣传深入敌占区，伪币威信大减，谁都想赶快推出去换点实货，伪币大批的膨胀到市场上来。而敌人为了挽救其金融危机，出布告强令伪币升值，一元伪币当十元法币使用。于